

六盘山

编者寄语

《文人当有尺》，试图走近文字的惊涛骇浪，试图借助智慧将敬仰转化成内心的引航。

《稻草人》，如果还能梦到那个稻草人，我会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寒塬上的稻草人，是有故事的。

深秋的朔风卷着霜雪沫子掠过北方的田野，枯褐的稻茬在半冻的田地上倔强地挺立，一半沾着薄霜，一半露着泛白的茬口。

农人裹着老棉袄蹲在田埂边，榆木扁担斜倚在枯杨下，竹篾骨架是前几日在院里劈的，浸着秋霜泛着冷光，却依旧透着韧劲。

“这北方的风烈，得扎得牢些。”他呵出一团白气，粗糙的手攥着晒干的稻草往骨架上缠，指节冻得发红，动作却麻利，不多时，一个敦实的身影就立在了霜野里。

农人从仓库翻出旧毡帽，帽檐磨得发亮，还沾着去年的谷糠；又寻来段粗麻绳，在稻草人脖子颈项绕了两圈，风一吹，麻绳呼呼作响，倒像个被甲的戍卒。

“这样就顶用了。”农人后退两步打量，眉毛上沾着的霜粒晶莹发亮，稻草人戴着毡帽，立在秋寒笼罩的田野中，竟透着几分憨勇。

白日里，稻草人立在田垄中央，像个沉默的哨兵。晨霜未消时，成群的麻雀总试探着落在他的毡帽上，歪着头打量这位“新邻居”。

待翅膀刚触到田垄，风便推着稻草簌簌作响，吓得雀儿扑棱棱飞远，只留下几片羽毛沾在麻绳上。

偶有喜鹊落在稻草人的手腕，黑羽衬着霜白，倒像缀了块墨玉；远处的沙棘丛里，几只山雀叽叽喳喳，似在与稻草人对谈。

午后日头微暖，霜雪在稻草上慢慢融化，顺着秸秆往下滴，在脚下积成小小的冰碴。

农人扛着锄头来巡田，会给稻草人扶正被风吹歪的毡帽，顺手抹去它肩上的霜凌。“辛苦你了。”农人对着稻草人低语，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稻草人一动不动，却似在静静回应。

夜里的北方田野格外寂静，只有北风呼啸着掠过荒原，霜粒打在稻草上沙沙作响。

月光洒在稻草人身上，给稻草镀上一层冷霜，麻绳在夜风中轻轻摆动，像在与星星对话。它守着田垄，挡着偷食的田鼠，护着刚播下的冬麦种，直到晨雾再次漫过田埂，把他的身影晕染成朦胧的剪影。

待到冬去春来，雪融冰消，冬麦芽顶着残雪破土而出，稻草人身上的稻草渐渐褪了色，毡帽也被风雪打湿、晒硬，麻绳磨得发毛。可它依旧笔直地立在田里，看着麦苗从嫩黄染成深绿。

春耕整地时，农人会把它拆解开，拌着新麦糠喂牛，或是埋进田里当肥料。但来年深秋，田埂边又会立起新的身影，戴着旧毡帽，系着粗麻绳，守着一垄刚播下的冬麦，守着北方大地不变的农耕韵律。

寒塬上的稻草人，没有华丽的衣饰，没有灵动的姿态，凭着一捆稻草、几根竹竿，守着秋天中的田地，也守着北方农人传下来的生存智慧。

风里霜里，它静默伫立，把朴素的守护，写成了北方深秋里古色古香的田园诗。

N品鉴

文人当有尺

□ 吴娟

参观瞿秋白纪念馆后，一直走不出那束洞悉一切却又不惊扰人的宁静目光。

这位童年时期就在小人书上遇到过的书生英烈，如今我生活在在他出生的城市里。走过他曾走过的雨巷，听他曾聆听过的足音踏响在青石板上，在以他名字命名的书店里读书，也在无人的午后，独自虔诚地走进他的故居瞻仰。任那些纸墨、零星旧件，以不动声色的表情唤醒记忆中读过所有有关他的记忆。这样的时候，旧物似已恢复温度，墨里浮现疾书身形，静态的雕像有了生动的画外音。丁玲笔下那个“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的秋白，似在微笑。

试图接住这样的目光，试图走近文字和行动卷起的惊涛骇浪，试图借助智慧将敬仰转化成内心的引航。

才华横溢的瞿秋白，本可任教于一所学校，读

书绘画，教书育人，然后在文学或艺术的殿堂挥毫泼墨，尽情驰骋。爱他的妻子之华，为她写诗，教她雕刻，将两人的名字翻来覆去地合并拆分，拆分合并，“秋白之华”“白华之秋”“秋之白华”，在一碗恰好温度的粥香中享受爱情里的点睛诗意。他本可以用他那双饱浸江南水韵的温和双眼，看着女儿独伊长大，陪她嬉戏玩耍，滑雪车，故意装跌倒来逗她乐，看她“有趣齐整的笑容”，听她甜甜地喊他“好爸爸”，享受孩子的亲昵。做一个不闻窗外闲杂事，桃花源间享余欢的人。

然而他的足迹却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选择了一条异常坎坷艰难的道路。这个学识和智慧超凡的文人，一生匪夷所思地遇到了那么多非凡的人和事。他积极投身革命，与鲁迅、茅盾等文学巨匠惺惺相惜，相互帮扶。革命家、理论家、文学家……他本不为收割荣誉而来，却留下了

丰功伟绩。在《多余的话》中，他自称“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回顾生平，他确实都在读书、论著、翻译、创办大学、主编杂志、倡导汉学改革。一切作为，皆因“文”而起。

如今，思量这位有着静水流深般目光的文人，为什么他的文字可以力拔山兮气盖世？为什么他对世人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为什么他可以做到既柔又刚？

也许文字可以给我们答案。

他在《一种云》里提及，自己见不得那些“肚里装着铁心肝铁肚肠的怪物”，他思考漫漫长夜何时才能迎接黎明。为拨开满天的愁云惨雾，他认为要去努力，使小小的雷电变成惊天动地的霹雳！

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他说：“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

他的目光跳出诗词歌赋，跳出小家，去看民众，看世界。他的笔下有温度，有高度，更有尺度，这是一把衡量正义的尺，一把饱含家国情怀的尺，一把奋力劈向黑暗的尺。

他正是揣着这把尺，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匆匆赶来，捂住流血的胸口，以笔为刀，才华为袍，倾毕生精力，迸发出雷霆般的力量。为大家辟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他心怀天下，执一支笔，用力撬动封建旧社会。

也许后人永远无法抵达秋白提笔安天下的境界，但文人当有尺，心装朗朗乾坤，脚踏厚实土地，永远坐在民众的门槛上，让所读之书浸润思想，让笔下墨水跳出苍白的呻吟，切实为社会贡献一点微薄力量。

唯如是，文字方有灵魂，彰显力量。唯如是，秋白期待的梅花，会一年年在每个角落，应春来，香如故。

N灵犀

此心安处是吾乡

□ 刘玉玲

黄河九曲，在此温柔回旋，勾勒出如臂弯般的柔美曲线；贺兰山峙立，为这片土地挺起坚实脊梁。宁夏，于西北版图之上，宛如一方玲珑天地，集戈壁之雄浑、水乡之灵秀、历史之厚重、烟火之温暖于一身。于我而言，它不只是“塞上江南”的地理符号，更是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是“此心安处是吾乡”最鲜活的诠释。

地处西海固的西吉，正以“续写山海情”的姿态焕发新生。走进万亩马铃薯田，绿油油的秧苗随风轻摆。拨开叶片，饱满的薯块映入眼帘，这洋芋又沙又面，通过电商销往全国，老乡们靠它盖新房、买新车。田埂上，农民们挥汗除草；西芹基地里，新鲜蔬菜的清香弥漫。“西吉西芹”“西吉马铃薯”已成为响当当的品牌，这不仅是乡亲们的辛勤劳作成果，更是“山海情”精神的延续。

更令我动容的是西吉的文学力量。这片土地孕育了“中国文学之乡”的荣耀，一大批乡村作家从泥土中“破土而出”。走进西吉文学馆，墙上挂满作家照片与作品简介——有扎根田间的农民作家，有坚守讲台的乡村教师，他们以朴实文字记录家乡变迁。这份对文学的执着，照亮了心灵。

宁夏的厚重，镌刻在千年文脉与烟火日常之中。贺兰山岩画的神秘图腾，是远古先民的文明密码；西夏陵的残垣断壁，诉说着兴衰更迭。石嘴山星海湖昔日是采煤沉陷区，如今碧波荡漾、水鸟翔集，见证着宁夏人的坚韧与智慧；中卫沙坡头的黄河与沙漠相拥，驼铃叮当伴长河落日，苍凉壮美令人心醉。吴忠早茶摊前八宝茶、牛肉面的香气交织，我们与乡亲围坐闲谈。

宁夏的温暖，蕴藏在乡亲们的笑容与温情之中。不少村庄的闲置农房被改造为别致民宿，老乡们热情地邀我们共饮罐罐茶，红枣枸杞的暖意直沁心脾。村头广场上，乡亲们跳着广场舞，返乡青年直播带货，文友们主动帮忙宣传。临别时，老乡们塞给我们自家种的枸杞，炸得酥脆的洋芋片，这份淳朴与热情，让我仿佛回到了故乡。

我爱宁夏的美食，西吉洋芋的软糯、中宁枸杞的甘甜、吴忠早茶的味道；我爱宁夏的风光，六盘山的红韵、贺兰山的雄奇、乡村田野的绿意；更爱宁夏的人，他们的淳朴善良、坚韧执着，以及作家们对土地的赤诚。虽非土生土长，却年年往返，每一次归来都更懂“心安”二字的分量。



江船

吴庸

N流年

岁月无痕人有痕

□ 曹秀宏

过，聊他家的七大姑八大姨，但无奈年龄小不感兴趣，听过就丢在风中，从没有把这些碎片拼完整。直到近几年，看着一天天衰老的爸爸，突然间想知道更多的故事，想还原爸爸更多的过往。

童年时，爸爸一家为了躲避抓壮丁，逃到盐池。八岁起就为一大户人家拉羊，爸爸的羊倌经历曾经给了我无穷的想象，而爸爸的识文断字，多少年来一直是我们家人的骄傲。

“爸爸”也是悠闲的，他佝偻着身子，双手筒在袖管里，步履蹒跚地在院子里漫无目的地溜达，时不时弯下腰捡拾掉在院子里的柴草棍或被风刮进来的纸片。一旁的灶房里，满脸浮肿的新妈颤颤巍巍地在烟熏火燎的灶房里，身体重心几乎全靠在案板边沿，吃力地揉着一团永远揉不光滑的面团。

这是近一两年每次回去都能看到的场景。

“爸爸”是我的二叔，我幼时就失去了父亲，在感情上，二叔比我的父亲要深得多，也把二叔叫成了“爸爸”。

爸爸经常和我聊他的童年，聊他的识字经

健的老人。爸爸年年戴大红花上台，每次让他介绍看护经验，他都是一句话：“我在这片草原上放过羊。”

父母去世得早，姊妹几人就一直把二叔和新妈当成亲爹娘。每年的夏秋，尽情享用着爸爸的应季蔬菜瓜果，这箱没吃完，那箱就捎到城里了。暑假，最喜欢带着孩子住在爸爸新妈家。爸爸忙里忙外地往家摘新鲜的蔬菜瓜果，每逢碰到邻居，都是举起手里的菜，高兴地说：“丫头回来了。”新妈围着锅台一盘一盘上好吃的，院里院外就飘荡着欢声笑语，曾经以为会永远这样下去。

时光交错，岁月无情，几乎是一转眼的工夫，爸爸、新妈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爸爸的腰挺不起来了，草原上也没有了爸爸的身影，一辈子围着锅台转的新妈眼看就坚守不住了。

每次回去，看到院中的景象依旧，只是那身影日益佝偻，一种难以名状的辛酸悄然弥漫，惟愿岁月留下永恒的温暖。

N且听风吟

清平乐·骆驼

□ 薛锋

关山万里。寒月狂风起。
茶马丝绸互市，瀚海沙舟声碎。
莫论古道迢迢。何言酷日凶骄。
一往无前气度，长歌日月风骚。

思念

□ 李素娟

那缕青烟
凝结成岁月的霜
将悲伤拧成绳
一端系着懵懂
一端系着梦想

每一张日历
都是快乐的凭证
都是摆向心岸的扁舟
泛黄的
是无声的坚守
聚焦光阴的凝眸
朝阳与迟暮对视

感怀丰腴的沃土
那个春天种满了希望
希望

N意趣

稻草人

□ 李泱

立冬后，气温骤降，梦见推门便是大片麦田，风呼呼地吹。太久不骑，腿脚像生了锈，心下一横猛地踩蹬数次转弯朝着坡道飞驰而去奔往日落的方向。周遭景致开始暗沉深邃，撞碎一片花海，倔强的风劈头盖脸，麦田如起伏流动的生命之海，虫鸣在半空中跌宕，直到看到那个并不好看稻草人，守着不多几方圆，突兀地杵在麦田中微微颤动。

它是这片土地的色彩召集人，又像被季节遗落在此的畸零人，我停下来望着它，纺锤般的体型，驼背，满头乱发，和童年看到的稻草人不一样，不再那么意气风发，灯塔般目光如炬地屹立在这里，驱赶鸟群，啜饮月光，袖手旁观整个星空，像个流浪诗人。正当彷徨之际，身旁窜出一辆摩托车，停在田埂边，上头的师傅看着

我，问我是否迷路，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师傅说：“走吧，我带你离开这。”

和新的人在一起，拥有新的生活，新的概念，新的境遇，培养新的默契，发展出一套新的语言体系。当用新的概念和际遇去回望走过的路，会觉得记忆中的影像比照片更恒久鲜活：记得暮霭的形状，月光的气味，山谷的尖啸，记得转身前最后被加持的颤抖的勇气是如何在尘埃落地后化为齑粉的，记得工作生活皆靠记事簿的衰老是如何刻录数年前那滴眼泪的，记得麦田中的稻草人是如何守护着一群肆意奔跑呼喊星空的逐梦少年的。

稻草人没有心，它的形状与外饰尽显随意，但不妨碍它成为孩童的朋友，既然人类可以赋予一颗行星的名字，那么赋予一个稻草人以人格又有何不可。

它总是沉默，每次鸟群袭过都会潦草一些，身形也歪斜些角度，但它收集了很多关于秋天的故事，云的抱怨风的私语，白日被空旷与寂寞淹没随风晃动，夜晚停止摇摆，幽暗深处的野兽匍匐在半明半暗的角落，行至它面前骤停，疑惑而迟钝地望它一眼，又笃定朝前走去。稻草人好像在等待什么，是在等待那些故事的结局，还是新故事的开头，这些思虑在茫茫宇宙的时空之中，隐隐地发着微光。

稻草人不会说话，或者只是不会人类的语言，事实上，这是少年人心中不多的几次说真心话的时刻，只有对着不会使用人类语言的他者之物，才有可能说上几句没有任何转折与铺垫的“腹诽”。如果你把这些话真的说出口，有时会吓到自己，而此刻它被认为是一个有主体性

的稻草人，风的赋能让它模拟出人的摇摆，像是在微微领首。

这样的场景，任何导演都无法拍出身临其境之感，只有一次，在巨幕影院看动画片时，出现了一片波浪般起伏的麦田，背对着的主角发丝随风晃动，虫鸣在时间的间隙往复轮回，波澜壮阔的秋在沿途写下烂漫，长时间的白噪音，唤醒了那部分记忆，也早已忘却当时说过什么，但不必搜寻，稻草人不在很久了，如故土一般，不过是万千变迁中微不足道的唏嘘瞬间罢了。

梦像一场馈赠，麦田，稻草人，游离，在这个午后，楼宇把瞳孔放大，时间间接无限，稻草人屹立在记忆深处，它知晓我的勇气，并不觉得孩童的心声是荒唐的呓语，如果它能看到现在的自己，知道我也曾努力过、争取过，只是实力不济罢了。我把时间重新整理成时间的样子，把碎片收拾成碎片，偶尔聚集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分开。

如果可以，还能梦到那个稻草人，我会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吃过，暮色四合后跟它说：“走吧，我带你离开这。”